

如光如月如灯塔

□应晓红

30 年高中同学会的喧闹里，我一眼就认出了胡君亮老师。他站在教室的角落，头发全白了，阳光斜斜落在他身上，把满头白发照得格外显眼。最难得的是他的背脊，还像 30 年前站在讲台上那样，挺得笔直，仿佛下一秒就要转身拿起粉笔，在墙上画出清晰的受力分析图。

在同学会上再次见到胡老师，那些以为早已被时光冲淡的高中记忆在我心中翻涌，首当其冲的，就是那让我这个“物理学渣”噩梦连连的‘ 课前五分钟小纸条 ’。

那年我高一，胡老师刚过而立之年，头发还是黑的，架着眼镜，镜片后的眼睛亮得像盛着星光。可这份‘ 星光 ’，对我来说，在上课铃响前的五分钟里，总会变成‘ 压力光 ’。每天上课铃刚落，他就捧着一叠裁好的小纸条走进教室，纸条是泛黄的稿纸裁的，边角还带着点毛糙，随后他会在黑板上面用他遒劲的字迹写着一道物理题。

“ 拿到纸条就开始做，5 分钟后收，做完我们再上课。’他话音刚落，教室里就只剩笔尖划过纸页的声音。而我，几乎每次会僵在座位上，手心攥得全是汗，盯着黑板上的题目，脑子像被塞进一团乱麻。别人笔下‘ 唰唰 ’走，我却连题干里的‘ 光滑斜面 ’都觉得刺眼，什么叫‘ 光滑 ’？没有摩擦力？那物体滑下来的加速度怎么算？公式是什么来着？我急得笔尖都快把纸戳破，偷偷瞟一眼前后桌的同学，却只看见他们写得密密麻麻的公式，更慌了。5 分钟过得像 5 小时。每次听到胡老师说‘ 收纸条了 ’，我都恨不得把纸条藏起来，要么只写了个题干，要么是公式列了一半就卡住，最惨的是有一次，连题目都没看懂，交上去的是张“ 白纸条 ”，只在角落写了自己的名字。

交完纸条的那几分钟，是我最坐立难安的时候。我总低着头，不敢看

胡老师批改的样子，生怕他皱着眉念我的名字。可奇怪的是，他从没在课堂上批评过谁，哪怕是交了白纸条的我。他只会把纸条收齐后，快速翻一遍，然后走上讲台，把最容易错的几道题讲一遍，讲的时候还会特意说‘ 这道题有同学可能没记住公式，没关系，我们再推导一次。’有时他还会把我的纸条拿起来（我认得出自己歪歪扭扭的名字），指着空白处说‘ 这里其实可以先画个受力分析图，把已知条件标上去，就好懂了。’没有指责，只有提醒，可我每次都听得脸发烫，心里暗下决心‘ 下次一定要会做 ’。

可‘ 下次 ’总是不尽如人意。那些物理公式我前一天晚上背得滚瓜烂熟，到了第二天课前 5 分钟，要么忘了，要么记住也不会应用。久而久之，那 5 分钟成了我的‘ 固定噩梦 ’。只要是物理课，上课铃还没响，我就开始紧张，看到胡老师拿纸条进来，心跳就加速，交纸条时，手都在抖。

更没想到的是，这份‘ 噩梦 ’竟延续到了毕业后。高中毕业后，我常常在夜里梦见回到高一的物理课，还是那间教室，还是胡老师递来的小纸条，我依旧一道题都不会做，眼看要收纸条了，我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却怎么也写不出一个字，最后交上去的还是白纸条，怕挨批，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每次从梦里惊醒，我都要愣好一会儿，摸了摸额头的汗，才反应过来“ 已经毕业了，不用再做小纸条了 ”。

直到后来，我才慢慢明白，胡老师哪里是在‘ 为难 ’我们。那些小纸条上的题，都是前一天学过的重点，他用五分钟的时间，帮我们巩固知识点，帮我们找出没弄懂的地方。他从不批评交白纸条的我，是怕伤了我的自尊，他总在课堂上再讲一遍错题，是怕我跟不上。后来，我准备了一本笔记本，将错题进行标注，公式写得工工整整，慢慢

地，我开始能在课前 5 分钟写出一点东西了。哪怕只是列个公式，哪怕只是画个图，胡老师都会在纸条上画个小勾。我记得，有一次，他还在我的小纸条上写了‘ 有进步 ’。

再后来，我虽然没有变成‘ 物理学霸 ’，但至少不再那么怕那课前 5 分钟了，甚至开始期待，期待自己能多写对一道题，期待看到胡老师画的小勾。

毕业多年后，我从老同学口中得知，胡老师评上了中学高级教师，浙江省特级教师，还成了“ 全国先进工作者 ”及永康市人大代表。他参与了浙江省高中物理会考试卷的命题，起草了实验考查标准，有 17 项物理实验在市级以上获奖，做了多次专题讲座，原来当年我仰望的‘ 高山 ’，一直在不断攀登，把更多的光洒向更远的地方。

同学会的喧闹渐渐平息，我们围着胡老师坐下来，听他讲现在的生活。他说退休后也没闲着，继续回到母校发光发热。“ 一辈子跟物理打交道，离不开了。’他说这话时，眼里的光依旧明亮，像当年在讲台上那样，透着对热爱的执着。有人问他‘ 胡老师，您教了近四十年书，最骄傲的是什么？’他想了想，笑着说‘ 不是拿了多少奖，是你们每次在街上遇见，你们跟我打招呼，说‘ 老师，当年您教我的物理，我现在还记得 ’，这就够了。”

拍完合影，我们将离开母校。他走在前面，背脊依旧挺直，白发在阳光下泛着暖光。我望着他的背影，突然想起他当年讲过的‘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他用知识给了我们向上的力，希望我们的成长，也能成为他岁月里最珍贵的回响。原来，真正的良师，从不是高高在上的‘ 高山 ’，而是点亮一盏灯，陪你走过一段路。

这世间，总有一些人，如皓月般明亮，如星辰般持久，胡君亮老师，便是其中之一。

深秋

（组诗）
□胡美霞

深秋

深秋
落了一地花黄
不免叹秋

再美的鲜花
总会枯萎
总要凋谢

于是
捡了残枝
插了枯叶
充实花器的同时
给秋天
留下一点小念想

妈妈的味道

煲老鸭汤
必放板栗和黑木耳

薄饼或小麦饼的搭档
炒粉丝、烤豆腐
炒茭白+小葱

还有藕饼，我说烤焦了，
我妈赶紧拿筷子翻个面说：这个面不焦……

旅行

旅行
就是从 一个熟悉的城市
跑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见不同的风景
吃当地的美食

旅行
不仅仅是人在旅行
更是心在旅行
悦目
只为赏心而来

窗外

阳光撒落窗前
落入了茶室一地
鸟鸣声
声声从窗外传来

一朵朵花骨朵
张开了小小的但甜甜的笑脸
在笑对世界的同时
成就了自己

微光

即使再寒冷的冬天
也会被一道光温暖到
即使是微光
也是弥足珍贵的！

冬雨

冬夜，雨
滴滴答答
在夜幕之下
穿梭于黑色夜空
没有想要休息的痕迹
想必要与久违的冷空气来个约会
给人间一个像样的冬天

冬天的冷
我们挡不住
焖壶里的热水
却能捂热老茶、焖出茶香
……

幸福的泉水

□应杏村

电工家。

暮色模糊了父亲的身影，我仿佛看到卑微的父亲小心翼翼地生出卑微的笑脸，面对一幅冷面铁情，茫然不知所措。

等待无果，我心生满腔怒火，恨不得与之大拼一场，若想手中有能耐，先抓他了再说。我飞快跑到电工家，压住怒火冷峻地说：“快，某某叫你去我家那边修电。”某某是当时的村支书。还好，这招挺灵的，他马上骑上自行车来了，免去了我一路上编织的‘ 女子英勇战斗剧 ’的上演。

哈，还真是物是人非啊，哪里想到，如今一个电力抢修电话，就有政府部门全天 24 小时免费派人上门的为民服务了，这是一个多么贴心、暖心、爱心的举措啊，我心中幸福的泉水不禁汨汨地流淌了出来。

近年来，不知是历经了太多的沧桑还是性情宽和的缘故，总是常常容易感动。就拿前些天我父母家的那件事来说。

晚上 10 点左右，老妈打来电话，说有一对游荡的年轻人，已拖欠几个月的房租与电费了，准备今晚与他们讲个清楚。听完，我连忙朝父母家赶去。

80 多岁的老父母，早年就把配置落后的小旅店改成了便宜的出租房，碰到一些麻烦事总免不了。

面对懒惰的赖皮鬼，好不容易候

着了，又说没钱亦不肯搬走，一副奈我如何的样子，我们只好拨打了 110。马上，警察到来了，面对公平、正义，赖皮鬼立即换上了谦和的态度，愿意用实物抵押欠费并搬走，萦绕父母心头几个月的忧愁终于消散了。

当处理完一切，已是次日凌晨 1 点多，我内疚地递上瓶水也不肯接，说这是我们公安人员应该的工作。望着警车离去的背影，我们一家人的心里是万分的感激与歉意，在崇尚经济、人情互利的社会，谁还会如此随叫随到的无偿为你解决种种困难呢？幸福的泉水又在我心里汨汨地流淌着了。

窗外的月光安静柔美，躺在清凉舒服的床上，想起那些发生战争国家的老百姓，他们此刻正惶惶地生活在水深火热、饥饿、疾病的痛苦深渊里；想起为国为民殚精竭虑的决策者，他们正日理万机的忘我工作着；想起守卫边防的人民战士，他们远离家乡亲人，正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前方，为祖国守护后方；想起不分昼夜的科研人员，他们的眼里只有伟大的事业；想起凌晨清理垃圾的清洁工，他们用劳动换来了人们崭新的一天；想起半夜的合欢花，是否也会睡觉或者梦见我？想到自己是这么的有福气，出生在国泰民安的中国，生长在富裕的浙江、祥和的永康、备受关爱的芝英，可以如此安心、舒心的睡到天明，幸福的泉水又汨汨地流淌了出来。